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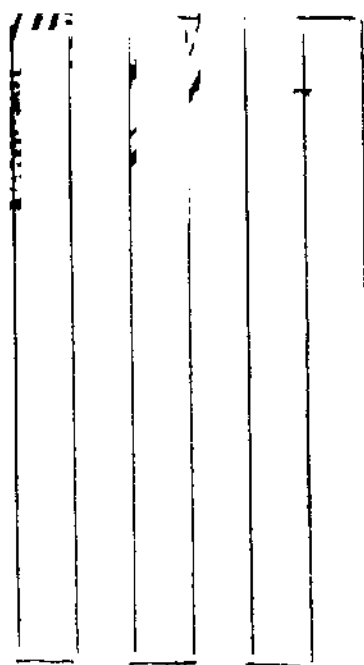
刊新作劇
月台 貝菱
著霞企朱

行印局書新北

刊新作創

胎 賤

著 叟 企 朱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賤胎實價叁角

作者 朱企霞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賤胎

一

夏日的的一个午後，快樂的青年鞋匠王佳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手裏拿着一个報紙包，那是一雙修理好了的舊女鞋，這就要送到它底主人那兒去。

這事情發生在中國北部某一个著名的大城市裏面。

街上很靜。因為靠近着大學，是比較僻靜的一條街道。太陽早已

偏西了，光線由街的一端的上空照下來，把行人與洋車底影子都與街道平行地長長地畫在馬路上，使這馬路看去宛如一把用舊了的銼皮的鋼銼，上面殘留着一些刺根，但這銼却大得奇怪，所以看去很是好玩。到處都還在散發着正午以來的蒸人的餘熱。不過對於業已在屋子裏工作了一整天的鞋匠王佳，這樣出來走走，舒散舒散，倒正是一件非常可意的事情，所以他却並不覺得熱，倒反而覺得暢快。

他恰好是望西走，頭上戴一頂毡笠似的大草帽，帽簷雖寬，但他却自頸額以下都浴着日光。正因此，他底那被包在薄薄的一層紗線嵌肩下面的強壯而突出的胸脯上的肌肉，就現出了更為清晰的輪廓。在帽簷的陰影下，他底眼睛發出了明亮的光輝注視着前方，面部帶着一

種怡然自得的笑容。

正走之間，忽然——

「什麼，賤胎嗎？」

「賤胎！」

他聽見就在自己底身近，爆起了這樣的談話。這是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坐在洋車上，一前一後，一面用大聲音在這麼問答着。

「爲什麼呢？」

「爲什麼？就因爲他並不能夠真正地安于他底職業，更不能夠真正地尊重他底職業。安于，而且尊重，聽見了沒有？」

「唔？」

「他覺得他父親既是在前清做過一任道台，那他自己就是道台少爺，而且永遠是的。聽明白，他以為他永遠是的。雖然父親已經死了，家裏也窮了，還是的。所以他覺得以道台少爺的他如今却不得不來做一個木匠，那對於他就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我以為，這壓根兒是一種賤胎思想！」

「可是他——」

「對，我知道，他很勤謹，表面上也好像很高興做一個木匠似的。可是你沒有聽說過嗎，他有一個祕密……」

忽然，兩輛車子到此都拐了灣，很快地被捲入到向南去的一條比較熱鬧的街道裏，談話的聲音于是中斷，聽不見了。

這時候，一直跟着車子快步地走了來，用心在聽着這一場談話的鞋匠王佳，就不由得停住了腳，站在街口，呆呆地望着那兩輛車子底背影，不勝納罕。那兩個青年底談話，從開頭便很奇怪地銳利地引起了他底注意。他努力從後面望他們，努力想記憶起來，自己是不是認識他們的，或者至少至少，這以前曾在什麼地方碰見過他們的。

他這樣子站在那裏，眺望着而且沉思着，一動不動，不過却爲時很暫，一會兒他就醒悟過來了。于是他向着車子所走進去的那條街道裏揮一揮手，頓時臉上也又已有了豁朗的笑容。

——不相干，人家是說另外一回事。……

他第一點就明明知道：自己是鞋匠。對於自己適才的那種神經過

敏的態度，他不覺有點好笑起來了。

他恢復常態了，便輕輕地呼出了一口氣，依然繼續着挺胸闊步地，往西走。雖然到這時候，不知爲什麼，在他心裏隱微着的什麼地方，却又總好像已經被引起了一點什麼不快的東西，在妨碍着他初從家裏出來時所有着的那種輕鬆快活的心情，而那種心情却正是他所經常有着的。

而且，很奇怪，當他一面繼續着走開了不到幾步，那很小的一點點不快之感，却竟在逐漸地變得固執起來了。那個感覺，竟頗有要讓他去思索起一些什麼來的那樣的傾向，雖然僅僅是傾向，因爲那思索本身却又正苦于並不能夠好好地成立。與其說是從那兩個青年所說過

的話語底意義裏，倒不如說是從那說話者之一底那種凌壓的、剛強的、不通融的語氣裏，現在他一面回味着一面就彷彿感着有一點什麼東西，很尖銳很細微，然而却很強烈，火花似地在他底思想裏閃了一閃。那一點什麼東西，對於他彷彿是完全生疏的、新鮮的、爲他所從來沒有想起過的，然而現在只要他一接觸着，却又立刻使他覺得那對于他竟是那麼有關，而且竟還是那麼密切。他于是要去捉住它，要去把它來凝視一下，而它却立刻迸散了、消滅了，正有如黑夜裏鐵石相擊時所發出來的一丁點小火底影。再追尋下去，就更加杳茫了。他于是覺得惘然，甚至于焦急，臉上的豁朗的笑容也又早已經褪去，而重新換上了苦思意味的晦暗顏色了。

不過，好在這時候他却正已走到了門上懸有兩面國旗的大學女生宿舍門口，事實上到此却必須停止一切空想，去辦正事。他于是加快一步，走到號房門前，用起他那早已習用慣了的和和氣氣的聲音來，向着屋子裏這麼喊道：

「呵，趙爺，您好！」

而他底聲音在那人事的和氣之中，却仍然不失其平日的那種真正快活的情調。

二

「您好！給送鞋來了？誰底？」號房老趙問。

「李谷音李小姐底。唔，這兒，勞您送進去一下罷。」

鞋匠王佳是南方人，來到北方的這個大城裏還不過一年左右，口音有些地方是不很自然的。譬如，現在的這個「送進去一下罷」，他自己一聽見，也就立刻覺得不很像。于是接着使用更謙卑一點的口氣，補充着說：

「呵，勞駕勞駕！」

「得啦，勞什麼駕！」老趙一聽見了這謙卑的口氣，便高興起來了，說。其實呢，老趙素日也就是很喜歡這個小夥子的。不但老趙，其實王佳這小夥子，素日差不多凡是認識他底人，就都沒有不喜歡他的，因為他老是這麼伶伶俐俐，又和氣又有趣，實在是逗人歡喜。

「說，多少錢呀，好給您要去。」老趙更顯得關切地說。

「哦，那末又勞您了。那是，八毛錢。」

說八毛錢，王佳就又重新在這筆將要到手的收入上，感着了一番喜悅。所以一會兒以後，老趙從裏面如數地給他帶來了八毛錢，他一面接着便一面連連地道謝，那也就正是一個真心的感謝，絕不是人事禮節上的油滑的敷衍，雖然這小夥子很聰明，有時候要做起假來，倒也做得挺像的。

于是，他預備要走了。然而不意正當這時候，却從裏面急忙忙地跑出了一個媽子來，一面尖聲地喊着：

「老王呀！——老王走了沒有？」

一聽見這個喊他的聲音，王佳却不禁微微地有點楞住了。當然，這也並不是因為有人叫了他「老王」的緣故。只是在半年以前，當他初來這大學附近開設起他底小小的鞋店的時候，却是有過那種情形的。那時候偶然聽見了一個知道了他底姓氏的大學生，走來不意地、無禮似地叫他「老王！這雙鞋給飾着飾着！」他是會突然一楞，而且在那一楞之中，還會下意識地感着有一股忿忿隱隱地在他心裏燃燒了起來的。

——什麼東西！你對我這麼無禮！

他會無意間那麼想。

不過，那却業已是半年以前的情形。現在呢，他對於人家叫他「老王」「老王」，却是早已完全習慣的了。他自己也已經想着，他本來

就是老王。如今你叫，無論你如何叫法，也決不能引起他底錯愕，有時候倒反而會使他覺得有趣。那時候，他也許會反而好像是躲到一個什麼角落裏去偷看一件什麼好玩的玩藝兒似地，祕密地在心裏這麼想着：足下，你叫我老王嗎？你至少至少也應當叫我王先生，並且必須帶着一點特別的尊敬才對呀。這樣想想，他就會在心裏滿足似地微笑起來了。當時他也許會因為貪婪着那個彼此不相了解的風趣，那個喜劇意味的對照，而故意用了更加謙卑一點的語氣與態度，去回答那個關於他是什麼也不知道、却自以為是那麼了不得而態度顯得那麼昂昂然的大學生底命令與吆喝。

「是是，您攔下罷，先生。」他會一面說着一面立刻把手裏的活放

下，恭恭敬敬地立起來，這麼着去接待他底主顧。

「什麼時候得？」

「後天晚半天罷。」

「不成！幹嗎要那麼久！我等穿！」

「呵，那末我明天給您趕出來，先生！」

「那……唔。」

這樣子，他就往往能使一个本來好像是要來大大地發怒一次的大學生，結果却很滿意似地走開了。

這時候，他就要望着那个走出去的大學生底背影，又微微地有趣似地笑一下，甚至伸一伸舌頭。不過這個笑或者伸舌頭却都是天真

的，絲毫不含有輕蔑意味的。因為這時候他正覺得：他愛他底職業，並愛他底主顧。他真愛。至少他自己覺得：他真愛。他覺得他對於自己底買賣已經在做得不壞，對於主顧在一天天地加多，對於大家都在誇他底活做得好的這種種事實，已在從心裏真摯地感着歡喜。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有人來指出他底活有缺點，他是很容易地會以一個已經習慣于買賣本位的人底心理，因為怕得罪了主顧，怕人家說他底手藝不好，而顯出驚愕來的。

現在他就是這樣。

再說，像這樣的驚愕裏面，還微微含有他對於自己或着失望的那類意味。這因為他好勝，自信力很強，無論哪一次做活，他總是十分